

英譯問題專欄之一

題內題外談「譯叢」

景翔

這件事談的人有很多很多，可是真正去做的人却很少很少。

• 53 •

常碰到外國朋友談他們喜歡中國，希望能多了解中國、和這一代的中國人，但却找不到資料。不錯，他們看得到介紹漢玉宋瓷的書，也可以找得到等於「本事」型的英文本「紅樓夢」，甚至還有英譯的「易經」，雖然天曉得譯者和讀者能懂得幾分那麼深奧的哲理。至於寒山和拾得那兩個老和尚的詩居然被美國的嬉痞奉為圭臬；「金瓶梅」的英譯本讓在法國執世界色情文學出版界牛耳的奧林匹亞出版社上盡洋當，至今仍是黃色書刊類的暢銷書；以及中國食譜之在國外大受歡迎，儘管都是事實，可惜完全無助於讓外籍

的友人們了解現代的中華民國、現代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

很多在國外教文學方面課程的同胞，找不到合適的教本和參考書，只好聽任校方指定使用大陸匪區刊印的中英文書籍。

共匪在海外施行統戰的鬼蜮伎倆無所不用其極，認同回歸的邪說便是一例。兼以國際姑息主義逆流橫行，我們在國際上所面臨的挑戰是相當艱鉅的。文化戰與宣傳戰在總體戰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更不容忽視。政府在這些方面的確盡了一部份的力量，只是由在國外的同胞、華僑以及外籍友人的反映來看，似乎我們以往的宣傳大多流於口號與八股。固然「宣傳」的

目的就是在使別人對我們能有真正的了解與認識，但在方法和過程上，還是應該有所講究的。誠懇地列舉事實，作恰如其份的介紹，自有其必要，但如能通過文學、藝術及其他的形態，更能收到潛移默化的功效。最近一連串體育與劇藝團體的出國比賽、訪問、演出，已經有了良好的成績，我們相信如果有計劃地將我們當代優秀的文學作品譯介到國外去，讓外籍人士和世居海外的僑胞們因此而能深入地認識中國目前的社會環境，進步情形，生活方式與思想形態，其影響一定能更為廣大而深遠。

中文英譯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了。感覺到有此需要的，固不僅止於上面所說的這三個理由，談到這個問題的人，更不知有多少。我們在閒談中聽說，在通信中提起，在報章雜誌上讀到，也在會議中討論。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國父紀念館召開的國軍第六屆文藝大會中，分組討論之後，有半數以上的小組都提到這個問題，十一月中旬在我國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裏，更教人感到這是一件意義重大，不可或缺的工作。

而做這件工作的人真是不多，但令人欣慰的是，

畢竟還有一些人在努力於這件事。這些辛勤耕耘這塊園地的人中，遠的如殷張蘭熙女士曾獨力編譯過幾本短篇小說選。葉維廉先生也曾譯介了一輯中國現代詩，發表在美國「脈絡」(Trace)文學季刊，都很得好評。近的有齊邦媛、余光中、吳奚真、李達三、何欣諸先生，正在進行編譯英文本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以這幾位先生的才華及嚴肅認真的態度，其成就更是可以預見的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國內所見到的中文英譯作品，都是單冊的書籍。在流傳的廣度上來說，如果能有一份專門刊載中文英譯作品定期出版的雜誌，也許会更好得多。但不知是否受了人力物力的限制，我們雖然也有些英文的雜誌，如偏重於政治宣傳的「Free China」和專門介紹民俗資料的「Echo」等等，但一直沒有看到一份內容以文學藝術為主的中文英譯的定期刊物，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令人遺憾的事。所以在六十二年底，看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第一期的「譯叢」雜誌，實在教人非常興奮。

這本英文名字叫「Renditions」的雜誌，有一個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份刊物特性的副題：「A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在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李卓敏先生執筆，相當於發刊詞的 Foreword 裏，也開宗明義地說明：「兩年來，（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一直在致力於英文中譯的工作，那些工作仍將繼續進行，本刊則是要向另一個方向努力——將中文英譯——使西方讀者能讀到精選的中國文學作品。」此外，「譯叢」還有專談翻譯藝術的論文（這一部份稿子都分在「Art of Translation」類），以及附列了部份中文原文。這些都是使「譯叢」深具特色的作法，也可見負責編輯出版的諸位先生曾經過多麼用心的構思和策劃。

「譯叢」的編輯委員會由高克毅先生任召集人，名單有賴恬昌、李鑄晉、馬蒙、宋淇、孫述宇、屈志仁諸先生，都是文名久著的學界人士。擔任顧問的更是網羅了海內外中外學人。計有陳榮捷、趙元任、夏志清、劉殿爵、李田意、林語堂、柳存仁、施友忠、袁倫仁、Burton Watson 等先生。也許任執行編輯的高克毅先生與擔任助理編輯的徐丹女士負責實際編務多些。但由第一期的譯者與作者名單來看，任編委和顧問的各位先生，也不僅只是掛名而已，幾乎都有

精彩的文章拿了出來。

由創刊號的目錄來看，「譯叢」在內容方面的確做到了如 Foreword 中所說的：「包羅古今，舉凡有關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粹及書摘，都在選譯之列，也將刊載詩詞、小說、散文及批評，並有與翻譯有關的各種專論與報告。」

「譯叢」創刊號的文章共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沒有標明類名，看內容可以說是「文粹」。其中有一般中國讀者看起原文來都要查辭源、看注疏才能懂的班固的「漢書外戚傳」，也有趙元任滿篇北平話寫成，前面近一半的篇幅儘在講捲舌音等問題的「回想我在語言上犯過的錯誤」。這兩篇文章可都真難爲了譯者，尤其是「漢書外戚傳」中的「賦」和附錄班婕妤的「怨歌行」。雖然我們看完英譯，會很欽佩譯者 Burton Watson 先生的才學和精神，但也不能不惋惜英譯之後，就無法再維持原作的韻味。不過這也只能歸之於中國文學的藝術性使古詩詞幾乎達到「不可譯」的程度。相較之下，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兩章在轉譯上來說，就比較好得多，因為「顏氏家訓」雖也有「切韻」的特色，畢竟其內涵要重要得多，正

如英譯者劉殿爵先生所說「在中國文化上占有特殊地位」，是一篇表現中國傳統思想的力作。同樣的，由林語堂先生英譯的石濤原著「苦瓜和尚畫語錄」則是一篇關於中國繪畫技法與藝術思想的重要著作。另一篇齊璜的「白石老人自述」，雖只譯前五章，却可以視為中國藝術史上一份重要文獻。這篇文章由曾研究過齊白石的賴恬昌先生譯來，駕輕就熟，精彩之極。在這兩篇有關繪畫藝術的文章中，還附有石濤的兩幅山水，一幅自畫像；齊白石的「大滌子作畫圖」等三幅畫和七枚印章，可算是錦上添花了。

文粹中唯一的一篇創作是孫述宇先生的「水滸傳的煽動藝術」，是一篇用新見解、新方向對這本舊文學名著所作另一種的探討，雖然，也許有讀者並不一定能同意孫先生的看法。

目錄上的第二大類就是「翻譯藝術」，共有兩篇大作。一是徐兆鏞先生譯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這篇文章可說是論翻譯的經典之作。所謂「信達雅」的「譯事三難」，到現在為止，不管怎麼加以「變調」，（例如思果先生在他所著的「翻譯研究」一書中說雅字「根本有問題，不如改為『貼』字」，這種說

法不但失之武斷，而且犯了膠柱鼓瑟，不知活用原則的毛病，嚴復先生所謂的「雅」，是指修辭的原則。並不一定要連下層社會的人也得說話像大學教授的意見。思果先生的「貼」字，不過是「信」的延伸而已。）可是萬變不離其宗。「信達雅」總還是從事翻譯工作者的「三字真言」。

其二是常以「林以亮」筆名發表評論文學的宋淇先生所寫的「譯詩散論」。這篇文章的中文稿曾發表在六十二年十一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中外文學」（題為「文學作品的翻譯」）。相信很多讀者都讀到他關於譯詩的種種問題上所具有的精闢理論。

可是詩的翻譯，無論再有多少理論，再怎麼加以研究，總還是一件既艱鉅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單是在韻腳的講求上，就够教人傷透腦筋的了：若要遷就原韻，大半都容易以文害意，這樣做是不是值得？不理會押韻的問題，是否會使原詩在這方面的特色減弱？如何保持詩的節奏的音樂性？內在的神韻如何傳達？種種問題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國的古詩詞，英譯後，總不免流於「散文化」的結果，而且在解釋上，也容易發生偏差，或至少在有多重含義的時候，只能譯

出其中一種。現代詩部份意象和表現方法比較接近於西方的現代詩。在轉譯上說來，可能比較容易，其效果也會好得多。這些在「譯叢」創刊號中所譯介的詩詞部份就可以看得出來。

鍾玲女士和 Kenneth Rexroth 先生英譯了三首中國女詩人的現代詩（鍾玲的「嫦娥之墮」，淡瑩的「飲風的人」和朶思的「夜街」），雖然其中可能是爲了英譯方便起見，有幾句和原文略有出入（如鍾玲「嫦娥之墮」的引句和淡瑩「飲風的人」第二句），但都很能把握住原詩的風味。劉若愚先生譯了一輯王安石的詩，也很貼切，只是臨川先生的詩裏說理的成份總比抒情的成份多一點點，讀來難免教人有詩意缺缺之感。至於 John Turner 神父（根據我們的資料，他有個中文名字叫唐安石）譯的詩詞七首，以及陶潛的「桃花源詩並記」，比較起來就顯得弱多了。問題大多出在對原詩意義與感覺的解釋上。例如孟浩然「春曉」的第一句「春眠不覺曉」，譯爲「How suddenly the morning comes in Spring!」完全不合原詩那種慵懶安逸的趣味，李白「春思」中「While my lord still meditates/Whether

to return or not」也並不盡如原詩中「當君懷歸日」。至於石召「早行遇雪」首句「荒郊昨夜雪」是純粹視覺效果所引起的聯想。譯作「Out on the moors it snowed all night」就變成一種動作的陳述。在晏殊「浣溪紗」中「去年天氣舊亭台」一句譯作「An air of yesteryear is haunting still/This ancient lodge……」加入了原句所沒有的「haunting」一字，也使原句有了新的解釋。當然，這些並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正可以看出詩詞在逐譯上的困難。唐安石神父的譯詩，最大的特點在腳韻的講求。可以見到他在譯詩時下過多少的苦心。

小說部份的三篇作品，一篇是茅國權先生譯的十七世紀的古典小說，李漁（笠翁）「十二樓」中的「鶴歸樓」，第二篇是 William A. Lyell, Jr. 先生由三十年代的中國小說中選譯出魯迅的「弟兄」。第三篇是高克毅先生譯朱西寧先生年前頗負盛名的小說「冶金者」，這三篇小說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時代，選稿可謂用心。魯迅在政治認識上或有偏差，這篇小說中描寫兄弟間的親情却十分深刻，足見人性是永難磨滅的。高克毅先生的筆名「喬志高」在文壇和讀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五元
第九期	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合訂本二卷（五——八期）	六〇元
（合訂本一卷已售完）	
一至十期合購優待價	一一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者心目中可能更為熟悉些。他的中文譯筆之流暢與獨到，已是有口皆碑，我們也在以前出版的「文林」雜誌上讀過他譯白先勇的「謫仙記」。這篇「冶金者」在他用心逐譯下，完全能保存了原文的情趣。尤其巧妙地使用了很多美國的俚語與俗語，將原文中一些市井俚語譯出，讓朱西寧筆下那些小人物的神態一一躍然紙上，足見功力。

從「譯叢」的選稿範圍，編譯的審慎態度，就已經使我們對這份中文英譯的雜誌覺得應該給予極高的評價；已經使我們感到如果他們的人力財力情況允許的話，希望能很快地由目前的「半年刊」改為「季刊」或「雙月刊」。已經使我們對創刊號刊出第二期準備出「小說專號」，第三期準備出「戲劇專號」的預告懷抱了極大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完這份刊物後，會想到它的影響和它的價值遠超過這百餘頁的篇幅；會想到什麼時候，國內也能出版像這樣的一份有份量的中文英譯定期刊物；會想到如何努力來致力於中文英譯工作的種種問題。